

爱格
Algin

我的爱人

明开
夜合

/ 著 /

我爱的人，是个流氓，
脾气暴躁，冲动护短，不那么正直善良，
也不曾英雄主义，
却是尘世浮沉中，我害怕的岸头。
我爱的人，是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

夜明
合开

/ 著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的人 / 明开夜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94-0067-3

I. ①我…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6245号

书 名 我爱的人

著 者 明开夜合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徐 璐

封面设计 杨 平

内文设计 罗静颖

封面绘制 马豆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7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67-3

定 价 3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第一章 立春
015	第二章 暗涌
036	第三章 逐风
049	第四章 火光
059	第五章 潜流
075	第六章 诺言

093	第七章 睽违
110	第八章 周府
126	第九章 秋深
145	第十章 是夜
160	第十一章 宿敌
173	第十二章 生辰

Contents

184	第十三章 交锋
196	第十四章 危机
207	第十五章 暗夜
212	第十六章 悬命
228	第十七章 天光
245	第十八章 归程

266	第十九章 春满
283	番外一 长乐
291	番外二 信
294	番外三 初雪
310	番外四 起风时
318	后记



二

立

lìchūn

春

二

立春刚过，渡河镇仍然寒意料峭，只有正午时分，太阳才肯从浓云里露出小半个头。

许棠的邻居蒋禾花刚上初一，那天中午哭着来高中部食堂找她，说是用来交学费的三百块钱被街上的小痞子给抢去了。

渡河镇弹丸之地，被镇上的不良少年划分为三块，也学古时三国“争霸割据”，平日里三天一斗殴，五天一“火并”，闲暇时就在校区附近敲竹杠。

蒋禾花家境困难，父亲打散工，母亲无业，弟弟刚满五岁，家里还有个重病的奶奶，平日里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这三百块钱学费，是她自己摆了一冬天的地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许棠也为难。她家境况虽说稍微好些，但刚刚过完年，吃穿用度一花销，家里可以周转的钱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还有一笔整钱，是给她上大学和给弟弟盖房子、娶媳妇儿用的，轻易动不得。许棠过年收的那点压岁钱，也早就上交了。

想来，只能报警了。

去了派出所，禾花跟民警描述了那人的长相，民警备了案，说是立即去查。两人回去等了一周，却是杳无音信。

许棠便又去了一趟，结果对方只说那群小流氓四处流窜，想把钱追回来，恐怕没那么容易，让她们再多点耐心。

许棠有耐心，可禾花的班主任等不了。除了禾花一人，全班学费都已交齐，班主任天天催促，甚至在班上点名批评。禾花脸皮薄，哪里受得了这个，回头就找许棠哭诉。

不能继续等了，便只剩下守株待兔一条路可走。

许棠估摸着三百块也就是那些人打几场台球和混几次夜场的钱，不久之后他们肯定又要寻人下手。每次晚饭时间，她便端着饭盒跟禾花蹲守在学校后门外的巷子里头。蹲了三四天，竟真让她等到了。

许棠刚揭开饭盒盖子，就听见远处传来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抬头一看，三四人在滚滚尘土中疾驰而来。

许棠忙将饭盒重新盖好放回塑料袋里，动作刚停，几辆摩托车已经近在眼前。禾花悄悄指着车上一人，耳语说：“就是他。”

许棠点头，低声说：“按我们之前说的，往巷子里面跑，从卖冰棍的那家店里出去，再绕去门口喊保安过来。”

禾花有些哆嗦，望见那三四人正从摩托车上跨脚下来，低声问：“许棠姐，你一个人不要紧吧？”

“快去！”许棠将禾花的肩膀一拍，禾花立即如离弦之箭朝巷子里奔去。

三人刚刚下车，眼看着禾花已一溜烟跑远了，便也不去追。禾花指的那人头上染着一撮红毛，此刻挑高了眉毛笑问：“你怎么不跑？”

许棠手心里满是汗，抬头望他：“我就是在等你，为什么要跑？”

话音刚落，另外几人顿时哄笑起来。“红毛”笑得十分得意：“可惜我现在有女朋友，要不你等两周，等我分手了，再考虑考虑你？”

他们又是一阵哄笑。

许棠神情严肃：“你拿了禾花的学费，能不能请你还给她。”

“红毛”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美女，我们‘拿’来的钱，可没有还回去的先例。”

“禾花家里条件不好，没这学费她上不了学。”

“红毛”看她一本正经地讲道理，忍不住哈哈大笑：“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

“知道就好，要是我把钱还了回去，让其他人知道了，我们还怎么在渡河镇上混？”

“你们可以去抢其他人的，禾花家里真的很困难……”

“方举，你跟她啰唆什么，搜搜看有没有钱，拿了赶紧走！”

自从和“红毛”说话起，许棠的手已经悄悄伸到了校服后面，攥紧了藏在背后的水果刀——她长得瘦，校服是运动式的，又买大了一号，肥大的衣服里即便是藏十斤大米都看不出，何况小小的水果刀。

“红毛”哈哈笑了一声，朝许棠走过来：“对不起了啊美女……”他手臂正要伸出，忽见眼前寒光一闪。

“你别过来！”

“红毛”看清楚了她手里的东西，立即啐了一口：“就凭这玩意儿，还想对付我？”他说话之间迅速出手，一只手锁住了许棠的手腕，一条腿卡在她双腿之间，将她整个顶在背后的灰墙上。

他将许棠的手腕一掰，水果刀轻轻巧巧到了他手里，锋利的刀贴紧了许棠的脸颊。他恶意地往许棠脸上吹了口气，笑说：“真要着急，我可以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别动粗嘛。”

后面传来一阵邪笑，有人怂恿：“老方，赶紧的，亲一口，先盖个章，免得小美女跑了。”

经此提醒，“红毛”这才低头去打量许棠。

这女孩瘦瘦弱弱的，仿佛一根豆芽菜，身上罩着麻袋似的校服，看上去像没发育似的，也看不出有没有胸。高扎着马尾，从围巾里露出一截脖子，皮肤倒是白皙。脸也白净，脸颊上让寒风冻出一抹薄红，有股让人保护欲顿生的可怜劲。

“红毛”看着，心里一动，旁边又有人不断撺掇，他当下便将水果刀移开，一手捏住许棠的下巴，便要低下头去。

“你别碰我！”

她这么一喊，“红毛”更要反其道而行之。形势紧张，许棠头往后退了寸许，额头朝着“红毛”的鼻子重重一撞。“红毛”“哎哟”了一声，立即伸手捂住鼻子，眼泪都要出来了。就这么一分神，水果刀便又被许棠夺回。

这回许棠不再将水果刀对准“红毛”，而是紧紧贴住自己的颈动脉。

“红毛”骂了一声，抬脚往许棠的小腿骨上踢了一脚，许棠吃痛，手里的水果刀贴得更紧，恶狠狠地盯着“红毛”：“把钱还给不花！”

其他几人本是嘻嘻哈哈的，此刻见许棠似有要拼命的架势，也都敛了笑容。其中一人不停地咒骂：“别给脸不要脸！”

许棠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人：“你们‘青龙帮’帮规里可是写明了不欺负女人

和孩子！”

几人都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正笑着，忽地听见一声咳嗽。

许棠一愣，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看去，直到此刻才发现，不远处还停着一辆摩托车，和“红毛”他们隔着三四米的距离。

骑摩托车的人穿了件黑色夹克，此刻倚着车身，手里夹着一支烟，目光正盯着这边。

“红毛”立即退后一步，讪讪一笑，打招呼道：“险哥。”其他几人也都打起招呼。

许棠顿时知道了这人的身份，“青龙帮”老大最信任的手下周险，分管北边这一带。

周险扔了烟头，皮鞋踩上去一脚碾灭，踏着满是尘土的小道走到许棠跟前，瞥了她一眼，再看向“红毛”，脸上浮着几分说不出用意的笑容：“方举，你倒是越来越不挑食了。”

“红毛”尴尬地笑了一声。

许棠本是挺直了腰杆，无所畏惧，此刻只被周险这么乜了一眼，顿觉寒气从脚底顺着小腿只往上冒，手也不由得哆嗦起来——他的目光并不严厉，比起“红毛”的不怀好意，倒更像是打量陌生人的正常目光。但就是这么一瞥，却带着些许试探的意思，让许棠的心顿时悬了起来。

“红毛”正打算说话，忽听巷口响起一阵脚步声，他往那处看了一眼，立即说：“险哥，要不咱们走吧。”

周险“嗯”了一声。

“红毛”立即跟其他几人跨上摩托车，点上火只等随时出发。唯独周险还站在许棠面前紧盯着她，目光平淡却又仿佛意味深长。

许棠被他盯得脊背发凉，然而仍将水果刀贴着自己的动脉没有放松分毫。她咬紧牙关，梗着脖子与他对视。

这样僵持了十几秒，脚步声越来越近，周险鼻子里发出一声轻笑，看了许棠手里的水果刀一眼，却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大步离去。

周险的气息一远离，许棠当即失了所有力气，全身瘫软。她放下水果刀，靠在灰墙上，一边拼命喘气，一边看着摩托车队扬起一阵灰蒙蒙的尘土，从围过来

的保安中间冲开一道口子，在“突突突”的声音中渐渐远离了。

几个保安有心阻截，无奈双腿不及双轮，跑了几步，看着摩托车走远了，只能作罢折回。

蒋禾花过来拉住许棠的手：“许棠姐，你有没有事？”

许棠摇头，拿出饭盒，用装饭盒的塑料袋将水果刀紧紧裹住，摇了摇头：“没事，怕被老师看到了麻烦。”

钱没要回来，蒋禾花神情沮丧，又知无法怪许棠，只得低头一下一下踢着脚下的石子。

许棠拍了拍她的肩膀：“我回去问问我妈，你别急。以后也别一个人去找他们，你对付不了他们，碰到了尽量绕着走。”

蒋禾花点了点头，又忍不住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

下了晚自习回家之后，许棠搬了条高凳子将塑料袋藏到衣柜的最顶上，藏好以后想了想，仍觉不妥。平时许母做卫生，也会一并清扫上面的蜘蛛网。

如此踌躇片刻，她便又拿了下來。

她在屋里寻找合适的地方，转了一圈，不经意转头，望见了窗台上的花盆。她的目光定定地看了一会儿，朝着窗台走去。

奶奶生前种了几株杜鹃，她去世之后许棠虽尽心打理，最终仍是没能养活。枯掉的花叶她也舍不得扔掉，连同土已干裂的花盆一起放在窗台上，也算是种无奈的念想。

吃晚饭的时候，许棠跟许母讲起了蒋禾花学费的事。

弟弟许杨夹了块糍粑，边吃边问：“谁抢的？”

许棠手里的筷子一顿：“周险。”

许母立即抬头：“哪个周险？”

许棠扒拉着碗里的饭，低声说：“还有哪个周险。”

一时沉默。

过了片刻，许母轻笑一声：“有其母必有其子。”

许棠抿了抿嘴，没说话。

许母又抱怨了几句，最终从日常花销中抠出三百块钱来，让许棠借给蒋禾花。

渡河冰融，河岸上绽了第一枝桃花，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一过，渡河中学晚自

习时间又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

每天晚自习下课，渡河中学外整齐停靠的摩托车堪称镇上一景。穿着时髦的女生从教学楼里一拥而上，各自跨上相应的摩托，朝着渡河桥上的烧烤摊疾驰而去。

这天，下课铃声刚一打响，坐在许棠斜后方的女生张雪便如离弦的箭飞奔而出。许棠合上数学试卷收拾书包，耳中捕捉到吵闹人声中几个女生对张雪的几句议论。

这个年纪的同龄女生之间关系格外敏感，“狐狸精”“臭美”这些字眼如同操场后那堵墙上粉笔涂抹的各种话语，与整整三年的读书生涯如影随形。

许棠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自然与这样用各类八卦勾连起来的“闺蜜”关系无缘。但即便如此，她也能在周遭的议论中捕获三两个有用的信息。

譬如，张雪又换了男朋友。

又譬如，张雪新男友的名字，恰巧听起来非常熟悉。

许棠在听见那个名字时，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她垂下目光，将笔和透明胶带缓缓收入文具盒中，塞进书包。再看时间，仅仅过了三分钟。

许棠慢慢吞吞地往外走，谁知校外的摩托车尚未散尽。她拉了拉书包带子，谨慎地看了四周一眼，盯着脚下的地面加快了脚步。刚走出两步，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轻佻且清亮的声音：“小美女！”

周围目光几度交错，最终落在脚步已不自觉停下的许棠身上，而后议论声四起。

许棠头垂得更低，正要迈开脚步继续往前走，一道身影飞快地闪到她面前：“小美女，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烧烤？”

许棠抬眼，望见一头被橙黄的灯光照得更加耀眼的红发，不由得又拉了拉书包带子。她顿了顿，用余光朝“红毛”方才跑过来的方向看去。

那里停着两辆摩托车，周险穿着件黑色皮夹克，跨坐在车上。在他身后，坐着一个女生。

许棠没敢多看，立即收回目光。

“红毛”见她没说话，不由得凑近一步：“怎么样，去不去？”

许棠摇头。

“给个面子，就吃顿烧烤，吃完就送你回家。”他扬起拇指指了指周险所在的方向，“我有车，很快就回去了。”

许棠依然摇头。

“红毛”的脸色沉了沉，与她僵持片刻，又说：“你是不是不高兴上回的事？不打不相识嘛，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许棠抿了抿嘴：“那你把钱还给我。”

“你跟我去吃烧烤我就还给你。”

“你先还给我。”

“先去再还。”

许棠抬眼看他，忽地提高音量：“说话算话？”

“红毛”愣了一下，明显是没想到许棠竟然就这么答应了。他立即说：“有险哥看着呢，当然算数！”

许棠跟着“红毛”朝着摩托车走去，经过周险身旁时，许棠不由得低下头。一直望着前方静静抽烟的周险忽地转过头来，目光在她身上停了极短的一瞬。

摩托车开得很快，风兜头灌过来，许棠感觉呼吸困难。她没有抱“红毛”的腰，双手紧紧撑在臀后方的座椅上。

“红毛”一边骑一边转头问她：“美女，我叫方举，你叫什么名字？”

许棠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方举又问：“你是哪个班的？”

许棠还是不说话。

方举也不问了，前方迎面而来一个拐弯，方举突然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抱紧了！”说着一拧油门，快速转动车头。

许棠的心顿时高高悬起，嘴紧抿成刀锋似的一线。她单薄的身体似要被风吹走，却仍是死死地撑住座椅。宽大的校服灌满了风，好似充满气的气球。

拐弯之后就是渡河大桥，方举在桥边停了车，转头冲许棠一笑，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你还真有点犟。”

四人随意找了个烧烤摊坐下，张雪坐在周险身旁，一直审视着许棠。许棠假装不知，低头整理吹乱的头发。

“老板，先来四十个串、一箱啤酒！”方举挥手招呼。

“好嘞！”正在烤串的老板不由得加快了动作。不一会儿，两个大盘子就端了上来，盘子里整齐地码着烤得焦黄的羊肉串。

方举往四人面前的盘子里分羊肉串，分到许棠时，许棠低声说：“我吃不完

这么多。”

方举动作一顿，往其他人面前扫了一眼。

“给我。”周险忽然开口。

方举立即将手里捏着的四串羊肉放入周险盘中。

分完之后，方举又开了四瓶啤酒。

许棠没喝酒，只低头吃烤串。她吃得很快，也不说话，只听着张雪放软了声音与周险说话。周险很少回答，偶尔用单音节应一两声。

许棠第一个吃完，放下竹签之后，扯了一段劣质的卫生纸擦了擦嘴，然后抬头看向方举：“钱可以还给我了吗？”

方举正举着啤酒瓶喝酒，听见这句话，顿时愣了一下。他挑眉笑了笑，放下酒瓶，又从地上的箱子里找出一瓶啤酒，在桌沿上启开，递给许棠：“喝了这瓶再说。”

许棠咬了咬唇：“是你说的吃完烧烤就还钱。”

“是啊，谁吃烧烤不喝啤酒的？”方举无辜地耸了耸肩。

许棠看他：“喝完就给我？”

方举连连点头，一边递酒一边给许棠找杯子。谁知许棠接过啤酒，拿手指擦了擦瓶口，仰头便往嘴里猛灌。

“哎！”方举伸手去阻止，许棠却将他的手一把挥开，依旧“咕噜咕噜”往下灌。不过片刻，整瓶酒便见了底。

她将空掉的酒瓶重重地放在木桌上，拿手背一抹嘴：“还钱。”

方举目瞪口呆，望着酒瓶半晌不知怎么回应。眼下许棠烧烤也吃了，酒也喝了，当真找不出半点理由不给钱了。

他正踌躇为难，忽见周险弯下腰，又拿了一瓶酒出来，递给许棠。

许棠立即转头，正好与周险目光相对。他的目光依然是淡漠中带了几分试探的意味，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出任何情绪。

许棠手指悄悄握紧，张了张口，低声问：“什么意思？”

“喝完了就给你。”

许棠沉默了数秒，从周险手里接过酒，望着瓶子，半晌没有动作。

方举笑了一声：“刚才不是很勇猛吗，怕了？”

许棠轻轻咬了咬唇，抬头直视周险：“我不相信你。我跟你喝，喝赢了你还钱。”

“许棠你疯了！”张雪低喝。

许棠没理她，盯着周险。

静了许久，周险说：“好。”

桥上一阵烟熏火燎，高声调笑中，有人放开了嗓子开始唱歌，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边摊上剑拔弩张的气氛。

方举和张雪都不敢说话，只看着许棠和周险将啤酒撤下，拿了一瓶“诗仙太白”的白酒上来，斟满了两个塑料杯子开始拼酒。这白酒是渡河镇特产，约莫有四十度。

很快，又烤好的二十个串吃完了，白酒也下去了一半。

方举暗暗观察周险和许棠两人的神色，前者的眼神已有些飘忽，后者的目光依然清明，举杯的手异常平稳。方举暗暗咋舌，不由得乐了，没想到周险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

两人又喝完半杯，许棠打算继续倒，周险忽地伸手，抓住她的手腕。

许棠眼皮一跳，心也跟着骤停半拍。她抬眼去看周险，望见几分迷离恍惚。周险嘴角上扬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弧度，低声问她：“你叫什么？”他声音里带着醉意，有些暗哑。

许棠垂眸：“许棠，海棠的棠。”

“哦。”周险握着她手腕的手指又加了几分力道，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海棠。”

“我不叫许海棠，我叫许棠。”

周险不置可否，推开面前的杯子，掏出一支烟点燃：“不喝了。”

许棠摇头：“你还没醉。”

周险看她一眼：“你赢了。”

许棠立即抬眼：“可以还钱了？”

周险松开她的手腕，将她放在一旁凳子上的书包拿过来，从里面掏出文具盒和本子，扯了一张纸下来，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行字，然后“啪”一声拍到许棠面前。

许棠拿起一看，被他的字丑得惊了一下，再看内容，更加震惊。她正要开口，这边周险已经站起来，方举紧跟着起身：“险哥，散吗？”

周险点头，又将目光投向许棠，对方举说：“你送张雪回去。”

张雪一怔，立即问：“那许棠呢？”

方举赶紧将她一拉：“走吧。”

很快摊子上就只剩下周险和许棠两人，许棠手里捏着欠条，看着周险：“你什么时候兑现欠条上的内容？”

周险轻笑一声，往前迈了一步。

许棠的心一紧，下意识地跟着往后退了一步。下一瞬，周险的手绕到她脑后，将她的马尾一把拽住，把她的脑袋往前拉了一点，低声问：“白条，懂不懂？”

被拽住的马尾扯得头皮微微发疼，周险带着烟草气息的呼吸拂在脸上，许棠咬紧嘴唇默不作声。

周险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这样僵持了数秒，扬手将她的头发松开，而后走向摩托车，在一阵尘土中消失在夜色深处。

他离开许久之，许棠仿佛仍能听见摩托车开动时发出的“突突突”的声音，直到周围嘈杂的笑声渐渐将她的思绪拉回，她缓缓抬眼，望见桥下的河水，月光下水流击石，水声潺潺。

回家之后许棠解释晚归的原因，说是同学生日聚会。许母没有怀疑，只是对她满身酒气有些不满：“你都要高考了，这种聚会能推就推。以后先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么晚回来也不安全。”

许棠点头，放下书包去洗澡。洗完出来见弟弟许杨房间还亮着灯，便走过去敲了敲门。

“进来。”

许棠推门进去，见许杨正站在阳台上怔怔地望着挂在上面的鸟笼。

“怎么了？”

“我以为养了这么久已经驯熟了，今天早上打开笼子放它出去玩，结果……”许杨话里有几分遗憾，却也没多伤春悲秋，踩上凳子将鸟笼取下来，放到一旁。

他转身见许棠站在门口不动，问：“怎么了姐？还不睡？你明天不是还要上早自习吗？”

“哦。”许棠回过神来，“你也早点睡。”

高考临近，假期少得可怜，高三年级只有每隔两周的周日下午和晚上才有时